畏齋周祠客難

畏齋周禮客難卷四

南昌龔元玠瑑山甫著

地官下

司市　廛人　肆長

客問王畿之市幾何而司市以下大夫爲之耶、曰、畿內十里、道路之市四百家邑之市六十三小都之市二十一大都之市九并國中之市、共四百九十四市此司市爲四百九十四市市官之長。故其權不得不重、曰、孟子謂市廛而不征、今廛人有絘布緫布、此何稅耶、曰、絘布、先鄭以爲列肆之稅布、蓋古之市廛皆

君之地、故凡列肆者、皆以其肆之大小、準廛之例稅之、非別征
其貨也、總布、後鄭以為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蓋有稅則不爭、故
亦計其所守之地幾何、準廛之例稅之、非別於無肆立持者有
所征也、與孟子之言未嘗或異、細玩自明、曰肆長之總布、後鄭
用杜子春之言、以為無肆立持者之稅、是否、曰無肆立持者曰
有稅則民病矣、蓋同一總布、肆長分斂之、廛人總斂之耳、
周禮言關市與孟子異處、家穆堂先生亦大疑之、嘗尚札問
方望溪以求其故、今讀此及司門司關等篇、而千載不決之
獄立判矣、有稅則不爭、尤為至論、受業李景修

司門　司關

客曰、司門職、正其貨賄、鄭氏以征稅釋之然乎、曰、浚儀王氏曰、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據下文財物犯禁者舉之、此說爲是、若如鄭說、則貨賄之出入門與關者、皆兩征之、先王之困商、毋乃慘於後人乎、曰司關之征廛、鄭氏以爲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則貨賄固征於關乎、曰、征廛者卽征其廛之稅、非邸舍之外別有稅也、孟子所謂關譏而不征者、亦謂不別征其貨、非謂邸舍亦無稅也、知鄭氏訓征字之誤、則周禮孟子固一一脗合矣、曰、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此豈非以其避稅乎、曰、非也、

凡貨之運於陸路者、每日所宿邸舍。未嘗無稅。必爲是者。爲其貨賄犯禁。無從稽察。且恐有奸人出入。故舉其貨并罰其人。

遂人溝洫

客曰遂人溝洫之制鄭何以知鄉之制與遂同也曰鄉遂之里居軍制以五起數故十夫百夫之制不得不同然所同者十夫百夫之制耳溝洫則井牧皆有之匠人之所稱是也昔人或以井牧溝洫為鄉遂都鄙之別誤矣曰十夫百夫之制每鄉每遂作何分配曰一鄉為萬夫者一又千夫者二又百夫者五以四州四黨五族區之六鄉為萬夫者六又千夫者十二又百夫者三十餘則以井牧之制行之六遂三之餘亦以井牧之制行之曰地之形實能一一如制乎曰雖不能如制何害也地之平衍

者、可由十夫而積至萬夫、如不然者。有千夫百夫之地。則授千。夫。百。夫。之。田。矣。有。十。夫。之。地。則。授。十。夫。之。田。矣。有。一。夫。之。地。則。授。一。夫。之。田。矣。要。使。一。鄉。之。內。合。為。一。萬。二。千。五。百。夫。之。田。整。散。相。參。變。通。盡。利。聖。人。之。制。所。由。萬。世。無。弊。也。後世不知周制活法、遂謂溝洫之制、三代後不可復行、此釋經者、所為上獲罪於周公、下貽害於萬世、其罪不可勝誅也、曰以四州四黨五族區之者何也、曰五族四黨四州合之為一鄉、必區之者、以萬夫合為四州之田、千夫合二黨、二千夫則四黨矣、百夫合一族、五百夫則五族矣、若復細分之、一比則為一夫者五、二比、則十夫

矣。一閭則爲十夫者二，又爲一夫者五矣。又析之，則爲一夫者二十五矣。一族則爲百夫者一，爲十夫者十，爲一夫者百矣。一黨則爲百夫者五，爲十夫者五十，爲一夫者五百矣。一州則爲千夫者二，又爲百夫者五矣。又析之，則爲百夫者二十五，爲十夫者二百五十，爲一夫者二千五百矣。一鄉則爲萬夫者一，又爲千夫者二，又爲百夫者五矣。又析之，則爲百夫者百有二十五，爲十夫者千有二百五十，爲一夫者萬有二千五百矣。凡此皆見溝洫可隨地廣狹高卑斜曲爲之，不必盡如棊局之平也。

曰：六遂三之者何也？曰：通上中下一家受二夫，則倍之。通餘夫

之半計之。則三之。

論復井牧

客曰、如公言十夫八夫之制、後世可復行、井牧之制、亦可復行乎。曰、何爲不可。地平衍則都之。不然則縣之。甸之。又不然則邱之。邑之。井之。又不然則夫之。其井不能夫者、則畸之。如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皆其畸者也。豈儒以由百畝中分之爲五十畝、四分之爲二十五畝、直不足當一噱已。曰、以今日計之、人多田少、安能人以百畝給之乎。曰、此亞畜井牧溝洫者之大惑也。司馬遷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之一畝、僅百步之積。孰謂周百畝之卽今百畝乎。盡歷代授田、多少不同、而所同者、必以

人。爲程周田百畝、一夫之所勝任也推而言之、夏田五十畝、才一夫之所勝任也。商田七十畝、亦一夫之所勝任也。今之畝制、不特蓰於周、抑且四於商三於夏。何以明之、如南方稻田以中人爲率、一夫僅可種十五六畝、或加至十七八畝、雖上農亦不能更有餘力、然糞多力勤、足食十人、則十八畝可敵周百畝、與步百爲畝之數略相當矣、以方田數計之周田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以此例之、平衍爲井牧、山崖地爲村落之旁、池沼之曲、則僅以爲畸、計畝數以授之、吾未見古制之必不可復也。蓋人衆於今日爲極、而田畝之墾闢亦於今日爲極。所以不慮其不足、稻田且然、況北地

之土曠人稀、其易行尤百倍於南方者乎、曰如公言、井牧之制、誠可復矣、然必如五溝五涂之舊法、則所棄之膏腴無算、寧不可惜乎、曰五溝五涂之設、蓄洩有資、非大水大旱、不至歉收、以故開之民、常有餘三餘一之樂、自阡陌既開、蓄洩無備、幸而倍收者、十之一二、不幸而荒歉者、十之四五、故阡陌開之利小、而害大也、且溝涂之利、可以限馬足、可以杜兼幷、可以養魚蝦、可以蓄蓮蕅菱芡、可以種桑麻瓜瓠、可以植烏桕木棉、蓄洩之外之利如此、而乃以爲棄乎、

角人　羽人

答曰、此兩職所稱山澤之農、受百畝之田否、曰、此乃無夫田之農、山林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授九夫以當一夫、藪澤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授八夫以當一夫、其出邦賦、亦如百畝之稅十一也、曰、春秋楚盡善地之法、亦可以說周禮乎、曰、竊疑此實周禮之遺、盡山林藪澤等、棄而不任、則遺地利弛、以與民亦起爭端、今以九度八鳩之制、行之殊爲經理盡善之道、卽周公當日、未必一一盡如異義所云、要必有近似者矣、先儒鄭賈、引此條以解井牧、予亦深以爲然、不以其不載於經而疑之也、

司祿

答曰、昔人疑周禮設官過多、田祿不能給、今但就五官幷鄉遂之官計之、已共得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九職、冬官之屬及公邑之吏、制在外、既有養子孫之釆地、又有供職於朝之匪頒、其祿之所頒、與其所自出、亦有可概言之者乎、曰、據禮運大夫有釆以處其子孫、知大夫以上始有釆邑、又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知六十三家邑之外大夫無釆地者及受職之命士始有圭田、三等釆地、已據王制詳載師職、圭田五十畝、出於何地、皆所謂世祿也、至家制之匪頒、則自公以下命

士以上無不與者合五官幷鄉遂之官共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九職以王明齋泰合春秋周禮爵祿之數通計之共止須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夫之地便可足匪頒之額下士二萬三百三十六視侯國之上士人四夫共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夫中士四千七百七十五視侯國之大夫八人夫共三萬八千二百夫元士一千三百九十二視大國之卿八三十二夫共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夫下大夫二百六十九視附庸人八十夫共二萬一千五百二十夫中大夫六十八視子男人百六十夫共一萬八百八十夫卿六視次國之君人二百四十夫共一千四百四十夫公三視大國之君人三百二十夫共九百六十夫合之得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夫其所自出則太府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是也然家削之別有二其在稍地者五十里之家邑凡六十三每邑各貢其六之一為四甸之公田四百

夫六十三家邑計得二萬五千二百夫其在甸稍縣都九十三國外者五十里之公邑凡二百一十有六甸稍縣都餘地計五十四同有奇每同四公邑合之得此數每邑各貢其五十里之半公邑官爵少且不世官故貢其半爲十二甸之公田千二百夫二百十六邑計得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合家邑所出共二十八萬四千四百夫除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夫尚餘八萬五千五百一十二夫也

根據禮運王制及太府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句立解使世祿匪頒來歷明辨晳也純粹精也世人疑周禮設官過多吏祿不給者何不細心讀此文

兄松丈

畏齋周禮客難卷五

南昌龔元玠豫山甫著

春官

吉禮

客曰、吉禮祀天神三、祭地示三、享人鬼六、其等差大略可得言與、曰祀昊天上帝、所謂郊血也、祫禘六享所謂大饗腥也、祭社稷五祀五嶽、所謂三獻爓也、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祭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所謂一獻熟也、曰實柴槱燎二祀、鄭以爲六宗、果即虞之六宗乎、曰六宗出虞書、未列其名、家語宰我問六宗、孔

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祭法與孔子之言合、今經所列與家語祭法不同、其數亦復不符、何必牽合爲一也、曰、司中司命、後鄭以爲文昌之第五第四星、信乎、曰、此於經別無可據、或以爲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姑從其說可乎、曰、五祀之說孰爲允、曰、五祀列社稷之下、五嶽之上、則鄭據左傳家語以爲重該修熙黎句龍五官之神、確不可易矣、王不伸、既明乎此、而又以五官爲五帝、何其不詳考家語月令也、曰、享先王不言祫禘、何也、曰、鄭氏以首二享爲祫禘、姑從之、其四時之祭與飞

詩合與小戴記言春禘夏禘者異然禘嘗實有大禘大嘗時禘
時嘗之分于禘嘗考辨之詳矣

禘嘗

客曰禘之名雜出於論語春秋經傳國語小戴記等書或以為有大禘時禘之分或以禘為祫或以為三年喪畢之祭先生將何從曰按周禮大宗伯職以饋食享先王後鄭以為禘祭然終未見其名據魯語祭法稱四代皆有禘祭似禘之名始於虞然則無所見蓋不可悉矣又記禮者於王制祭統則曰夏禘於郊特牲祭義又曰春禘於大傳曰不王不禘於王制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其合祭之人與舉祭之時又岐出不一矣今姑就傳記之言求之則分大禘時禘之論似不可易大約魯語四代之

禘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傳不王不禘僖八年禘於太廟襄十年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及論語中庸之禘皆大禘也郊特牲祭義之春禘王制祭統之夏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及禘于武宮（昭十五）襄公（昭二十五）僖公（定八）之類皆時禘也大禘專爲天子之大祀時禘通行於諸侯二禘之義明而禘之見於諸書者皆可無疑矣曰以禘爲禴者何如曰禘嘗竝舉釋禮者於祭統中庸未嘗致疑獨於郊特牲祭義改禘爲禴自相矛盾何可從也曰何以謂爲喪服卽吉之祭也曰先儒因吉禘于莊公寡君未

禘祀之言而有此論然予以爲貴與馬氏甚舉可以吉祭者爲可從耳曰嘗爲四祭之一與禘對舉何也曰四祭之嘗時嘗也時嘗之外別有大嘗祭統之言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據此則大嘗與大禘同爲天子之祭非與四時之嘗同也明矣以此推之凡曾子問郊特牲祭義祭統燕居中庸等篇禘嘗對舉者皆大禘大嘗也其他四祭並舉者皆時禘時嘗也

分別大禘時禘較貴與馬氏之言爲尤暢世之株守趙伯循之解者何其陋也至大嘗時嘗云云則自有祭統以來從無人見及

特爲拈出真議禮家一大快事　蔣莘畬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　七命賜國　大宗伯

客曰四命受器註以公之孤王之下大夫當之王制稱大夫祭器不假何耶曰經明云四命則王制之說誤矣註引禮運夫子之言正與周禮合學者以周孔之言爲斷可矣曰五命賜則鄭云則地未成國之名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此言何所本曰子男五命爵列五等典命中已明有國家之文何以云未成國耶蓋所謂賜則者子男爲小國之君其卿大夫得有采地賜之以治都鄙之八則也賜國者伯地九同侯地十六同其國以次而大賜之以附庸之國也依經立解毫無牽強鄭別爲臆說殊可

怪也。

大司樂至　樂德樂語樂舞三段

答曰、成均之法、以大司樂掌之、何也、曰、古者師之教弟子之學、惟樂之功用最神、故師保二氏所養、大比所賓、邦國所貢、必受學於大司樂、其所以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舜教胄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大師樂、其揆一也、西漢博士隸太常、有成周遺意、而先王之樂已亡、後世更分大司成太常為二職、學與樂全不相關、數學遂俱不如古、此又古今學政人材升降一大界也、曰、樂德樂語之義云何、曰、暴慢鄙邪穢渣滓、有一之未化、不可以言樂德、樂德、德之至極者也、庸

調高下疾徐語默有一之未協不可以言樂語樂語語之至適者也子路行行不足於樂德率爾而對不足於樂語樂德樂語各如其分斯孔子所謂成於樂者非聖哲之流不足以與此也

曰或謂以樂教人所以養其六德欲其達此六語其說何如曰離德語於樂而二之既不識德語并不識樂且於文理未安於樂舞句更不可通何如依經立義之爲確也

閔子長府之議可以當樂語之語子路負米百里可以言孝不可以言樂德之孝恐人疑篇中於六德六語外添設議論因復記此

中和祗庸孝友　大司樂

答曰、中和祗庸孝友之六德、異於鄉三物之六德何也、曰、此兼鄉三物之六德六行而爲言也、以中庸爲主、和祗統於中、即六德之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統於庸、即六行之孝友睦婣任恤、周公列其目、目中有綱、大學之恆言、提其綱、綱中藏目、逮我孔子賢爲德之至、推爲不可能、歸之君子聖者、而中庸之德乃益顯、子思推而衍之、然後中庸即德、即道、直上接二帝三王之傳、而下啓趙宋諸儒之學、聖經賢傳、源流井然、毫不容混、宋儒誤以中庸之名創於孔子、因指爲孔門傳授心法、蓋未嘗沿波討源、

固宜其說之疏漏已、曰、何以知中庸爲太學之恆言也、曰、據孔子稱中庸、俱是現成名目。且曰民鮮則知周初學校盛時。民多有此德。而他書又別無所見。故知爲太學之恆言也。曰、和祇統於中、孝友統於庸、顧聞其略、曰、謂之中、謂之和、六德之中和也。戒懼愼獨、六德之祇也。子臣弟友、稱庸德、孝友統於庸也、吾中庸答難言之詳矣、

中庸在六德中、周公以爲成均之首教、經文甚明、不知前此何以無人見及、豈經義源流、大顯於世、亦自有數存於其間耶。謂之中、謂之和、本卽此經中和二字、因太學恆言以中

庸約六德而孔子又屢稱之故用中庸名篇三十三章莫非

六德衍義六德仍歸二德息心參之一一可想 蔣莘畬

大司樂職祭祀用樂

客曰、大司樂祭祀、用樂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又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曰凡樂圜鍾爲宮云云、其分屬旣有詳、客之異、而其用之先後、亦有所未審也、曰易氏曰大合樂謂求神之後合六代之樂以致之、分樂而序之、謂薦神之際各有其序、而六代之樂各以類舉、此說得之矣、曰求神用何樂耶、曰天神地示人鬼、各用一代、凡樂圜鍾爲宮三條是也、曰求神致神薦神之別如何、曰祼之前奏求神之樂、旣祼奏致神之樂、此後薦腥薦熟等奏薦神之樂、天神地示可類推矣、曰如此則求

神之樂次於薦神之後何也、曰、此補敘之文也。鄭氏不知經文順逆錯綜之妙、而以爲禘大祭、此後人之所以深譏也、曰求神之樂用九磬之舞於宗廟薦神、則舞大磬以祀四望、又四望山川皆求神中所無、其不同何也、曰求神無論先妣先祖皆用九磬之舞、薦則有大濩大武之異、祭地示以山川等從祭專用咸池之舞別祭則有大磬大夏之異分合觀之固自不相礙也、曰一變致羽物以下、鄭氏以爲大蜡祭百物者何如、曰玩經文六變致天神下、即繼之曰、六變八變九變云云可知此段爲下文求神作引非蜡祭用樂正文要之蜡祭固不外此矣。

小舞樂師

答曰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羽皇旄干人之異名陳祥道馬貴與皆以爲雲門以下之器具然與曰非也小舞自是在大舞之外者意祭祀用舞之時先小舞而後大舞與若如陳氏馬氏雖似說經貫串然雲門以下之器具或在六者之中或并在六者之外只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小舞何嘗有戚耶且經明云小舞而釋爲大舞之器具恐於文義亦似難通耳

九夏 鍾師

客曰、杜子春以肆夏爲詩、又引呂叔玉之說、以國語所稱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然與曰、此解後鄭已不從、據疏以爲文王鹿鳴、舉見在詩篇名肆夏等、舉篇中意義之故、然以享元侯之說思之、三夏蓋雅耳、鄭既知其篇亡、又以爲頌之族類、復何據耶、又執競有不顯成康之文、乃昭王後所作、周禮九夏不得有此詩、以此思之、鄭賈之說疏、而叔玉之說直矣也、曰、鄭以九夏皆詩篇名、爲歌之大者、夫子刪詩應在所存、何以樂崩遂皆從而亡也、曰、予亦疑之、然嘗以爲內傳文王鹿鳴稱工

歌肆夏稱金奏周禮九夏亦稱金奏據朱子論鄉飲酒禮奏南陔白華華黍爲有聲無詞似九夏亦應爲有聲無詞之樂然則肆夏等并非詩子春之說亦未爲信也曰韋昭又以肆夏爲樊昭夏爲遏納夏爲渠者何如曰只肆夏與樊重見其說之不足信可知已

豳詩豳雅豳頌參互

客曰、豳詩、豳雅、豳頌、鄭氏及後儒之說孰勝、曰、鄭氏以七月一章爲豳風、六章爲豳雅、卒章爲豳頌、自始至終、別爲三體、牽强無理、先儒已非之矣。後人又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爲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其說似矣、而未的也。蓋皆按經求之、楚茨、享宗廟、無與於田祖、信南山亦享祖考、且南山非豳山、二詩不得謂豳雅。甫田、大田、其豳雅、與。思文、頌后稷之德、噫嘻、爲成王後之詩、皆無繇列於豳頌。載芟、良耜、其豳頌、與。曰臣工、豐年、何以不與。曰臣工、戒農官、豐年、與載

芟不相屬固不得強附之也。曰、王氏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何如。曰、安從見其亡也。三百十一篇、除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無詞。尚餘五篇過於三百之數。故凡言詩亡者、皆謬論不足信也。

長齋周禮客難卷六

南昌龔元玠琛山甫著

夏官

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總論大司馬

客曰周制軍將皆命卿則六鄉之鄉大夫卽六卿也師帥皆中大夫則三十州長也旅帥皆下大夫則百五十黨正也卒長皆上士則七百五十族師也兩司馬皆中士則三千閭胥也伍長皆下士則一萬五千比長也鄭釋軍將云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未審周之人才文

武兼優果能一一無負所使乎曰周制造士選士之法未有不嫻於武事而能登仕籍者蓋自其入小學也十三舞勺舞象成童習射御其入大學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由大樂正而升諸司馬也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而後官之則凡疎於武事不克中司馬之選者樂正必不升於司馬司馬必不以告於王而官之矣天子又親試射於澤宮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則雖既膺爵祿猶無不以射自淬厲矣以此見制之人才文武止是一途所為筮仕之後無事則公卿大夫士各供其職有事則隨其高下軍將師帥以至伍長無所

施而不可也。

何故辨論官材、詔王爵祿、必出司馬、其義直至今日始出[illegible]

秀升

大司馬兵制

客曰周之兵制或以軍言或以乘言其別若何曰鄉遂之地由伍兩卒旅遞積而爲軍守衛王國天子自將之兵也井牧之地因甸出長轂一乘而爲乘隨時徵發更番調遣之兵也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自春秋後軍乘之法漸非周公之舊後之談兵制者更混軍乘爲一盡淆周禮兵制之不明也不自康成始矣亦不自康成止矣又何尤焉曰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何謂也曰乘之制出於井牧其法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

輜後又二十五人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廝養五人樵汲五人是也并甲士步卒共一百人車之制出於鄉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伍長皆下士五伍爲兩兩司馬皆中士四兩爲卒卒長皆上士五卒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五旅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師爲軍軍將皆命卿軍統師師統旅旅統卒卒統兩兩統伍一卒之衆下士二十人中士四人上士一人共甲士二十五人并步卒共一百二十五人一軍之衆下士二千五百人中士五百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上大夫二十五人中大夫五人卿一人卿大夫士共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并步

卒其萬五千六百五十六人軍乘之異制如此。如之何軍可以爲乘乘可以爲軍也。曰軍制用車與乘同否。曰此宜具於小司馬軍司馬之職今已不可復知。然嘗以意求之。鄉遂爲王之精兵族師有帥四閭之吏技六畜車輦之支。里宰有比六畜兵器之支。疑每閭里有一車一輦。每比鄰有馬有牛。用兵之時一卒之中卒長兩司馬宜皆車。伍長宜皆騎。其百人乃爲步卒與。曰春秋後軍乘之法漸非周公之舊可得聞與。曰以軍言管仲相齊參國作內政爲軌五家里十軌連四里鄉十連之制。兵有伍五人小戎五十人卒二百人旅二千人軍萬人之名。將有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帥

之號則已變周公鄉與軍之制矣然家一人猶之周也至晉作州兵則征籍於一人之外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爲卒二十一萬則更兼正卒羨卒而盡用之矣又如魯作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言乘言邑則并軍乘之名而混之矣至若軍師旅卒兩伍之遞制者終二百四十二年以至於戰國末之一見此軍之濫非周公之舊也以乘言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其數增舊之半矣鄭作丘賦魯用田賦加賦於丘之外矣魯作丘甲三甸增一乘矣又如魏舒崇卒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甲士且變爲

伍矣用此知列國之乘類多變易此乘之法非周公之舊也愈單乘之變易無常如此宜乎後世用兵談兵者之茫如也哉說經談兵家可曾夢見否作者嘗語予曰何子封帥車二百乘乘也公伐諸鄢單也衛取當其半乘也寡人當其半單也可知看經貴串無書不可通後當讀書心粗不能冥搜細研雖盡藏卷終書麓耳安能有心得哉 盛于埜

王畿兵賦實數

客曰王畿兵車萬乘以一乘百人率之當用士卒百萬人周之兵若是其盛乎曰此猶未足以盡王畿之兵也盡王畿百同爲甸者萬曰萬乘者概以甸通率之耳以實數計之有六鄉六遂之兵有鄉遂外郊甸之兵有稍縣畺公邑郊甸之兵有采地鄉遂之兵有采地郊甸之兵莫非天子之兵也以公邑專言之不過六千餘乘以畿內通言之則鄉遂十二軍公邑六千零四十一乘采地鄉遂一百零二軍采地郊甸一千二百十六乘通計士卒正數約二百十五萬零七百有奇蓋倍百萬而更過之矣

曰鄉遂十二軍不待言矣公邑之兵及采地鄉遂邱甸之兵願終言之曰遠近郊六鄉外餘地積二百八十六甸一邱三邑一井零三夫甸地六遂外積八百五十九甸一邱二邑稍地家邑外積四百二十五甸縣地小都外積二千七百七十六甸畺地大都外積二千七百甸此公邑六千四十一乘之兵也九大都各一鄉一遂得十八軍二十一小都各一鄉得二十一軍六十三家邑各一鄉得六十三軍此采地鄉遂一百零二軍之兵也大都外鄉遂餘地積三十六甸一邱一邑二井零三夫有半九大都共積三百二十七甸零二邑一井四夫有半小都一鄉外

積二十九甸一邱一邑一井零七夫二十一小都其積六百十六甸二邑一井零三夫家邑一鄉小積四甸一邱一邑一井零七夫六十三家邑共積二百七十三甸一邱三邑此采地邱甸一千二百十六乘之兵也六鄉六遂之兵合之得十五萬人公邑六千四十一乘之兵合之得六十萬四千一百人共七十五萬四千一百人采地鄉遂之兵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人采地邱甸之兵合之得十二萬一千六百人共一百三十九萬六千六百人總計之為二百十五萬七百餘人畿內兵賦實數盡於此矣曰甸出車一乘計夫筭之果如七家一人之說否曰

以甸計之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出車一乘以人計之一甸除公田六十四夫得五百十二夫又一夫受二夫之地實止得二百五十六夫大約八家出步卒三人六十四家出步卒二十四人一百九十二家共出步卒七十二人以命士為甲士三人統之又六十四家卒二十四人將重車以命士為甲士一人帥之共為一乘百人以此言之七家一人之說似未考其實耳曰出兵之制何如曰四方有征伐之事則以牙璋授卿使帥采地鄉遂之兵或邱甸之兵以赴之如小征伐及出戍則以牙璋授公邑大夫使帥邱甸之兵以赴之如王自將則六卿從王帥六鄉之

兵以赴之或專用鄉遂或兼用邱甸大約調遣多者惟邱甸采地之兵鄉遂之兵王出則從王不出則守衛城郭別無調遣之事此其大率已

蒐苗獮狩

答曰、大司馬四時之田、畿內皆與、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一歲四時就閱教閱不幾擾民乎、曰非也春蒐不及六遂之外以道遠不欲以往來妨其農務也夏苗兼鄉遂及家邑不及都邑秋獮兼鄉遂及都邑不及家邑冬狩歲晚務閒於四時之田爲特盛始合畿內皆與大約六鄉百里內一歲四田六遂稍遠歲三田家邑都邑又遠歲各二田細玩經文自瞭然耳、曰金鼓號名旗物之辨、各以時異何也、曰亦不然只春蒐專係六鄉人少禮略不辨號名以帥之門鄉之州所素習也不辨旗物以雜帛之物

所熟識也夏苗辨號名又曰其他皆如振旅則兼辨金鼓矣秋獮辨旗物又曰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則兼辨金鼓號名矣惟冬狩三者皆辨故不言所辨安在其各以時異也

曰此經所載旗物與司常不同何也曰無不同者師都大都小都也司常師都建旗大小都之長也此之軍吏載旗即大小都之長司常孤卿建旜諸侯之孤卿并大小都之卿也此之師都載旜即大小都之卿司常大夫士建物王朝之大夫士并鄉遂之大夫也此之鄉遂載物即鄉遂之大夫司常縣鄙建旐郊外六遂中之縣正鄙師也此之郊野載旐即郊外六遂中之縣正

都鄙司常州里建旗州長以下之百官也此之百官載旟郎州長以下之百官反覆詳玩無不脗合王明齋心粗反以此釋爲誤豈知文異而實不異哉曰古制四時農隙講武都家一歲二田不亦畧乎曰都家在本處亦自有四時之田蓋講武獵獸人所同欲都家四時之田外并就國教閱一歲討六田人君常田之外臨祭取鮮則鄉遂之民亦不止四田三田耳

作者所著各種答難皆實從先王制度及本經細心紬繹而出從無一字强經從我郎大司馬兵制王畿兵賦實數及此篇觀之其他可以類推　盧水箴

國畿九畿

客曰大司馬國畿竝九畿其爲萬里與孟子王制不同何也曰以漢地志考之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許愼亦曰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以今地圖參之亦及萬里然則周禮之言是而孟子王制之言誤也曰後儒多以孟子王制之言爲信者何曰蘇秦說六國燕齊各方二千里趙方三千里韓魏各方一千里楚方五千里以開方法計之合得四十四个千里東西周宋魯衛中山鄒滕等及諸小國尚在其外秦地大於楚得天下五倍之一統諸國計之爲千里者已七十有

奇過於後鄭所約六服七七四十九个千里之數。何謂方千里者九耶。又周制三百步爲里。其視今地里之數有過之無不及。故知周禮之言是。而孟子王制之言誤也。曰周之疆域與禹貢九州同否。曰禹貢青州東至海。揚州東南界淮海。荆州南及衡陽。雍州梁州西至黑水。如許慎之所稱。莫非九州之地。唐虞與周寧有二耶。

校人馬數

客曰、校人良馬駑馬之數、及左右校之馬數、果如鄭氏所約之數乎、八麗八師八趣馬、鄭氏俱以八爲六字之誤、信乎、曰、據鄭註、校言成者、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其說混駑馬於良馬之內。殊與經文不合、又渠以駑馬三良馬之一種、因以經文自圉至馭天、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因改八爲六、尤爲誕妄。予細玩經文良馬駑馬亂

然二段良馬由乘阜槃廄遞積而成校。校有左右俱以良馬言每校千二百九十六匹中大夫二人各主一校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每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為二廄五種計二千一百六十匹為十廄餘四百三十二匹各以其種共為二廄此良馬之數也駑馬三良馬五種之數合七千七百七十六匹凡七馭夫每馭夫千二十四匹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餘六百八匹疑亦分散於各馭夫以備病死此駑馬之數也駑馬雖不以廄言亦別為若干廄分隸二十二閑可知如此則八麗八師八趣馬之義既通而左右二校良馬駑馬之數亦較整齊矣且以

成周全盛之時天子之馬不應如鄭說之數之少、今知予說良馬駑馬乃得合一萬三百六十八匹又以其次降殺之邦國半之家三之一而衞文騋牝三千齊景千駟亦可無僭侈踰禮之嫌。蓋曰騋牝則非騋非牝者尚在外曰千駟則不成駟者亦在外。若如舊說擧官民通數言之又何足以見衞文齊景之富耶、曰如公說則駑馬似太多而良馬五種反居駑馬三分之一種馬齊馬道馬雖可無缺於用戎馬田馬不太少乎曰駑馬給役事安得不多良馬五種較鄭說已增四百三十二匹矣。戎馬田馬不病其少者緣此止共王路及試車從車等其餘所出則舊

說所謂藏之於民每邱賦取馬一匹田獵征伐臨時徵召之說得之

職方氏封國大數

客曰、據職方氏以千里計封國之數、有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之文、以九服通算之、可與千八百國之數合否、曰止就大行人六服相距方七千里計之、已有餘、蓋四十九个千里、除王畿及四公共二千里、餘四十七个千里、十千里封侯、得六十侯、十千里封伯、得百一十伯、十千里封子、得二百五十子、十千里封男、得千男、共一千四百二十四國、餘七千里、以四千里封二百里之國、得百子、以三千里封百里之國、得三百男、合之得一千八百二十四國、畿內國及附庸不與、此外沿邊各千五

百里、爲方千里者五十一、皆在舊國世壹見之列葢周家之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有如此

六服內五等之國一千八百二十四、附庸三百一十共二千一百三十四國六服外方千里者五十一、以二十五个千里封百里之國二千五百、以二十六个千里封七十里之國五千三百零六國餘六个十里 共七千八百零六國、內外討得九千九百四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合之得一萬零三十三國、周官毛詩易傳舉成數言之故或曰萬邦、或曰萬國、

畏齋周禮客難卷七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夏官 補編

小司馬

小司馬之職、掌國子之版而辨其德與其材以詔於王而任之以其次守王宮以其倅歸於諸子掌受成均之士而辨論之以詔王爵祿以五等次之一曰長二曰主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吏凡大比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都視次國家視小國一適曰好德賜車服弓矢再適曰賢、賢賜秬鬯三適曰、有功

賜虎賁一不適曰過再不適曰傲三不適曰誣以王命讓之凡試士以司馬瀆射人試射司戈盾試干戈大司馬小司馬涖之以軍瀆治軍凡軍軍統師師統旅旅統卒卒統兩兩統伍以時閱其車輦稽其馬牛簡其兵革及致亦如之凡都鄙大都二軍小都一軍家一軍有司治之以乘瀆治乘凡賦車甸一乘同百乘王畿百同六千乘以其餘爲都家之乘諸公二十五同千乘王乘亦如之諸侯十六同八百乘王乘三之一諸伯九同六百乘王乘三之一以其餘爲都家附庸之乘諸子四同以其甸爲乘王乘四之一諸男一同以其甸爲乘王乘四之一乃命有司

稍人以時會都鄙稍甸郊里之乘而稽其士卒車輦馬牛旗鼓兵
革之數及徵乘帥而以至比而戒之及戰巡之凡四方有故詔
王各以其方令征之出戍詔王各以其方遣之若國有大故令
令虎賁氏徵師於四方使各帥其乘以至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
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客曰受國子之版論成均之士二條不見於大司馬何也曰
或疑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大宰無列
何也王昭明曰宰治不通王宮乎先之刑後賜治後之則慢
王宮故無列此互備之也觀此則知此二條冠小司馬之故

矣。曰、虎賁氏職無以虎士賜諸侯之文、書傳果可信乎、曰、傳二十八年、襄王賜晉侯虎賁三百人。後之九錫皆祖此想其說自有所受耳

軍司馬

軍司馬之職掌受灋於司馬以各治其軍而掌其政令以陳灋授軍吏凡一軍小陳百有二十五陳百人卒長百二十五帥之中陳二十有五陳五百人旅帥二十五帥之大陳五陳二千五百人師帥五帥之小陳藏中陳中陳藏大陳大陳藏軍軍將帥之大師羣吏聽誓於幕前涖殺行王南嚮羣吏左右各以其次南面軍將一行六師帥一行三十旅帥一行一百五十卒長一行七百五十兩司馬一行三千伍長帥其伍十行長一萬五千旋七萬五千中軍北面而誓乃令有司孫狠氏教鞭趨以命之既誓涖斬牲以狗陳軍吏不用命者斬

之遂狗之凡比軍衆攅大司馬及戰巡陳亦如之既戰令軍吏察夷傷繕甲兵若師有功叙羣吏之多以告於王以授司勳若師不攻叙羣吏之罪以告於王而誅戮之大會同以師從亂次者戮之巡守亦如之

客曰軍將誓師羣吏左右各以其次南面中軍北面而誓何也曰六軍出征王在師中中軍北面不敢背王也羣吏以次而卑故南面無嫌

輿司馬

輿司馬之職掌受灋於司馬以各治其乘而掌其政令凡乘馬一驅牛十二車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重甲士一人徒二十四人乃治車之卒伍以令陳三三爲小偏乘九三五爲中偏乘十五五五爲大偏乘二十五二偏爲卒乘五十五偏爲伍乘一百二十五以徒之卒伍貳之惟所用之及師羣吏蒞誓於陳前輿敘行羣吏各以其次北面伍一行卒一行大偏一行中偏一行小偏一行主帥南面而誓乃令有司條狼氏執鞭趨以命之既誓蒞蒞小子斬牲以狗陳士不用命者斬之遂狗之凡兵車皆掌之凡舍以車爲衛及夕

令三鼜以戒。凡比軍衆賞帥巡乘亦如之。其他皆如軍司馬。
各曰軍司馬軍吏不用命者斬之。此曰士不用命者斬之。其
異何也。曰所謂軍吏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等是也。故
不用命則軍司馬斬之。所謂士則各乘之甲士四人是也。故
不用命則與司馬斬之。

行司馬

行司馬掌凡軍乘之行陳之事凡行師在塗以其長爲之行及令以其屬爲之行聽誓以其等爲之行將戰以其陳爲之行糾行之不式者陳之不整者亂行者戮之以徇徒不用命者亦如之凡會同巡守掌其師之行列之事

咨曰亂行者戮之以徇此何等人也曰行司馬兼掌軍乘之行陳觀魏絳戮揚干之僕則軍吏甲士亂行皆在所戮矣徒亦統軍乘之徒言

畏齋周禮客難卷八

南昌龔元玠珠山甫著

秋官

秋官刑罰總論

客曰、先生於呂刑刑罰並舉之罰、爲罰金、始於虞之金作贖刑、今秋官言刑罰各職、屢一一析言之、曰、小司寇之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據灋論刑、援刑論罰也、士師之五禁左右刑罰、五戒先後刑罰、則欲其不麗於刑罰也、司刑以五刑之灋詔刑罰、刑疑則入罰也、司圜之刑不虧體、罰不虧財、刑但加明刑、不傷肌、罰

但施職事不出金也曰罷民不入五刑但以明刑恥之何爲不可以金贖也曰此所以爲收教也如以金贖則有金者終於罷民亦不能改矣此與學校之刑不准金贖者正可參看曰五刑墨劓宮刖殺各列其目何以五罰不列目也曰因前代也自虞立贖法夏商因之周初亦因之故不列目也至穆王恤刑重加增損故特列其目吾於呂刑言之備矣曰金作贖刑則罰以金宜矣何以職金又兼貨罰也曰無金有貨者許以貨代金亦得免罪所以廣自新之路見聖人立法之善愛民之至也

司民職

客曰此職掌登萬民之數亦書年月日名否曰此與媒氏職互相備也觀辨其國中都鄙郊野云云則必并書生者之父云某某某甲之男某甲之女某年某月某日生乃見分明云歲登下其死生則不但登其生者并登其自他來徙者不但下其死者并下其徙於他及以罪流放及在圜土者籍於孟冬獻數於王可知也不然必雜亂而不可稽已以此推之媒氏亦必辨其國中都鄙郊野可知不然亦雜亂不可稽已曰此職屬於秋官何也曰不屬地官而屬秋官且列於司刑司刺司圜掌囚掌戮之

前於此見聖人愛民之至登於天府之數不欲其入於刑辟也蓋司民孟冬獻民數王拜受之必取而關之入司刑五刑者若干人入司刺刑殺者若干人入圜土而出者若干人入掌囚待刑殺者若干人入掌戮膊焚辜肆者若干人其少也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已其多也則必有食不甘坐不安傷心於麗刑辟者之多以傷天地之和者已至於數生齒纍而國用裕國其後焉者也曰媒氏僅下士二人司民則中士六人官尊員多何也曰媒氏自司嫁娶聽陰訟外無他事故二人分管六鄉郊野都鄙足矣司民孟冬獻民數於王三年大比又獻三年總數於

王登於天府其事爲繁故必六人分管六鄉郊野都鄙乃足以給也要之二職實徧布周密之根抵蓋有二職則民數燦列於版生死嫁娶無不可知而天患民病艱阨老疾鰥寡孤獨微賤等事爲籍稽此西周盛時所爲無一民不得其所而致刑措也宣王中興賢主及因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豈司民之職已不舉耶然仲山甫有司民協孤終及司商司徒司寇牧工場廩七協之旨抑又何也

司盟職

答曰、據司盟之職、盟載之灋、天子以下士掌之、其載辭則詛祝爲之、春秋邦國之盟、掌其灋爲其辭者何人、亦有此二職否、曰、據襄九年十三國盟於戲、傳稱士莊子爲載書、則非王朝之詛祝矣。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載書內有司愼司盟之文、則司盟爲神名非官名、然盟載不能無官、要知非王朝之司盟矣、又經文云、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春秋時朝聘亦多有盟、則更與有疑會同之盟不同矣、又周制大司寇涖盟、不與盟也。春秋僖八年盟洮、二十八年盟翟泉、則以王人與盟矣、至成十

七年盟柯陵尹單與盟襄三年盟雞澤單子與盟昭十三年盟平邱劉子與盟則皆卿公與盟矣僖九年盟葵邱宰周公不與盟人以此多桓公然三公兼宰並盟亦非也攝司寇乃可耳曰宋儒或以盟詛爲譏何如曰周禮有詛祝司盟等官猶文周叢易衰世之意之類也後儒議之可謂不知時變矣且古人繫盟詛二字何爲也

司隸　五隸

客曰、司隸掌五隸、罪隸外有四翟之隸、無戎狄二隸、何也、曰、泰之小雅采薇詩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尚書大傳亦云、文王四年伐犬夷史記云明年伐犬戎賁成之明年皆與獫狁西戎之說合然則西北二方文王所兵發久已向化成王時二方不復用兵故無戎狄二隸可列也曰、蠻閩夷貉之征伐、未見於經也、曰武王十三年肅慎氏貢楛矢十四年西旅獻獒成王二年魯侯伐淮夷六年越裳

氏獻白雉更貉之汲冢周書王會解則四隸爲征伐之所得四翟之所獻可知矣曰此五職似多錯簡義多不可曉曰司隸節帥其民以下總言罪隸之事帥四翟之隸以下總言四隸之事下分言之罪隸節末其守王宮以下十四字依王明齋割入於閩隸節之末閩隸節掌子之子依王氏以爲鳥所生文義亦無不可通矣曰罪隸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舉傍其事多矣安能復任囚執人之事也曰所囚執者多所搏之盜賊且司隸有徒二百人合之罪隸共三百二十人亦不患其少矣又按此囚執人之事屬之司隸隸之秋官則諸侯不得執他國之諸侯與

大夫矣況大夫乎此諸侯相執春秋所以譏伯主胥人執宋仲幾春秋所以貶辭不信也

野廬氏　修閭氏

答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其官駐於何地、其下士胥徒專管兼管之制如何、曰此官應駐於國外十里之首一廬分、管王畿千有二百廬者也下士六人一人管二百廬胥十二人一人管百廬徒百有二十人一人管十廬每一廬應有府史各一人徒四人貯薪米記簿冊造飲食經偶缺耳曰至則爲之辟註以爲使守涂地者然乎曰守涂地之民皆有職業夜可以聚捺曰則安能舍其所業爲有節有爵者辟行人也殆令本職之徒及各廬之徒爲之辟與曰修閭氏專管兼管之制如何曰此

駐於國中者下士二人一人管三鄉徒十有二人二人管一鄉

廬各有供飲食之徒亦與野廬氏同可知曰國粥註以爲國所

游養羨卒竊以羨卒爲餘夫曰有餘夫之田何復名爲國粥曰

嬰兒無依養於官者名爲國粥亦羨卒中之一種追伺盜賊則

修閭氏比之田獵竭作亦修閭氏比之可知矣

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大行人

客曰據子思書同文之言則自周初至戰國時六書無改於其舊何以每經九歲必諭書名也曰六書雖創於三皇增於伏羲與蒼頡而終不能全備益後世物產自繁事變日多機智日出書名宜隨時增益以備用天子有考文之權故九歲中有新增之書名必令史徧諭邦國以協於一也成康昭穆所增不可考若宣王命史籀增造則已見傳記矣曰聽聲音何也曰此瞽之職也大司樂職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聽聲音者欲令盡歸於中聲也二職之所繫若此在東遷後已不克舉矣蓋

令諭書名之職舉則無得登之聲之訛集路決要之韻之訛并
寸身為射委矢為矮之形與辟並訛矣聽聲音之職舉則無好
濫淫志之鄭音燕女溺志之宋音趨數煩志之衛音敖辟喬志
之齊音矣以此知周官所設之職後世不能不因而其事實繁
且密於後世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周委之若國有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小行人

咨曰、經稱令賻補云云、所令者何人、賻補等所需之物、出於何人何地、曰、令云者、小行人奉王命令該國諸侯及監臣也、賻補等所需之物、則天子所食者半及三之一四之一、在五等封內之地所出也、曰、願聞其詳、曰、吾於梓材韓奕大司徒王制春秋傳各條言之備矣、今參各條詁此經、固有可互相發者、蓋五等封內天子之地、使大夫監之、如魯單伯之類是也、單伯監魯近

魯之國有須用王師王臣者天子即於魯命之如非王命單伯
逆王姬使王命單伯會齊伐宋匡王命單伯如齊求昭姬是也
諸侯入貢於天子天子加恩於諸侯則以諸侯主之咨會監臣
其經理之而不見於傳者每年常節不容濟也以此推之此小
行人所令賻補等之物皆出各封內天子之地特令諸侯及監
臣計財物之數稽會舊典以與其事故相稱耳而或以爲會合
鄰國之財貨或又以爲閒田之所儲待皆非也曰此五令乃適
然所値之事若非存頫省之年諸侯有此五事使者何人曰非
存頫省之年則小行人事簡其出使不待言矣平王下賜諸侯

之妻不使小行人而使宰宰不能諫所爲書以譏之并名宰以責之也